

千年潮汐漫过石湖码头

□柯芬莹

三面临海,天然礁盘基座依旧
石湖码头时光漫溯,从波涛中打捞忙碌
一千三百年绳痕依旧,一千三百年澎湃回眸
披弄时间刻印的琴键,通济栈桥石阶交错
目送林塞船队满载瓷器与丝绸
远航,归程让淤泥香料浸透
肩挑两端,一头是异域风浪,一头是闽南月色
郑和铁锚,逡巡南下
滔天巨浪里带回印度洋密语
四百吨宝船,闪耀刺桐港碧波
哨亭信守花岗岩坚韧,万艘番船受检入港
万国来商,共燃光明之城灯火
再借亭前,张瑞图墨痕犹未干透
曾樱车马,犹被乡民挽留
予民一场甘霖,再借一方天朗风清
海疆新图,跨海长桥追逐日升日落
石湖港湾,数据流沿着海底光缆传送

集装箱船歌新奏,无人集卡晨昏不舍穿梭
十万吨泊位吞吐荒料石巍峨
千年古渡,闪烁不锈钢魂魄
六胜塔,依然指引游子归途
千年潮汐,日夜不歇,漫过石湖码头
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、《星星》、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等)

石湖码头(陈英杰 摄)



你的好运气藏在你的实力里,也藏在你不为人知的努力里。



窑传

□周牵连

茶乡莲花峰的影子是清新的。阳光漫过峰峦时,那影子便顺着坡地淌下来,漫过爱国华侨故居、古建筑的屋脊,还有那几处古窑址。这里的人都说,峰是家乡的骨,窑是家乡的血。

骨是老的。南宋建炎年间,一队士兵曾在山岭下扎营。甲冑上的铜钉在月光下亮得刺眼,校尉捧着印信站在坡上,说这地要叫“镇抚”——镇得住烽火,抚得下生民。后来兵戈入库,营盘成了村落。

血是烧出来的。我们先看到的是镇东的古窑址。或许是几个孩童在田里挖泥鳅,小锄头“铛”地撞上硬物。扒开浮土,是半只碗底,砂粒在阳光下闪,像撒了把碎星。老人们围过来看,指尖抚过碗底的糙面:“是窑货!”

顺着田埂往深处走,梯壁上嵌着青灰色的砖。砖缝里卡着瓷片,薄的,断面泛着白,像冻裂的河面——那是冰裂纹,明清的手艺。老友家的老宅在镇中村的坡上,门前往下走,便是“百二碶”古道。石条被踩得发亮,1880年前后由乡民修成的土路,1915年侨胞倡议打造成石路。那时窑工们挑着瓷碗从各窑过来,踩着他家门前的石碾往下走,脚步声咚咚响。这石碾是木架,记着哪年窑火最旺,哪季的碗走得最远,守着宋元明清窑群的热闹。

镇中的“十八间”更隐蔽,那是村里一个角落,藏在窑匠的树木藤萝里。那天,老友特地请了村里一位老汉提前劈开缠人的葛藤。藤蔓簌簌落下,露出底下青黑色的窑基,像块被裹了许久的旧玉,终于见了天日。窑壁上还留着火烧的窑砖,长了青苔,凑近了闻,像能嗅到几百年的松烟味。老汉蹲在窑边,用柴刀背敲了敲地面:“这底下,全是碎瓷片。”他说年轻时耕地,犁铧常带出完整的碗,碗沿阔,碗身浅,盛过新米,也盛过草药,最后碎在田埂上,成了泥鳅的家。

最让人惦记的是镇西的窑头仑。几年前的一个雨天,老友在村口听老人闲谈。“西坡以前有老窑,”老人抽着烟丝,烟圈裹着话,“我爷爷见过碎瓷片,糙得很,裂得像冻住的河。”这话像颗火星,落在老友心里。他揣着老人的话往镇西走。雨打湿了裤脚,踩着泥路爬上西坡,在荒草丛里扒拉。他蹲下去挖,挖着挖着,挖出块瓷片——砂底足更糙,冰裂纹更密,像被揉皱的纸。老友把瓷片小心包好,托人送去给专业人士断代。不多时消息传来:是宋元时期的遗物。他对着峰峦喊,声音惊起几只山雀。

这窑太会选地方了。山边的土是活的。抓一把土,捏紧了,温润丝滑。老窑工说,这土“带火性”,和着水揉成坯,进窑烧三天三夜,瓷面润得像玉。田埂边的梯壁是天然的窑基,依山势斜着掏,火走得匀,瓷才不容易裂。

镇东的老人说他烧过碗窑。男人光着膀子在窑前添柴,火光把脸映得通红;女人在坑沟仔淘土,木盆里的泥浆晃啊晃,晃出月亮的影子;孩子们捡碎瓷片玩,沿着百二碶的石条跑。

后来窑空了。窑基被田埂埋了半截,“十八间”的窑址又渐渐被藤蔓缠了去,百二碶的石条上生了青苔,各家门前的台阶缝里,还卡着半片碎瓷。

有人问:“窑还会烧起来吗?”或许,火从未熄过。它藏在砂底足的糙里,藏在冰裂纹的细里,藏在百二碶的石缝里,藏在老汉劈藤的刀刃上,藏在人们说起“窑”时,眼里亮起来的光里。

第二天吃早餐,偷偷照例观察一下,老妈妈头大大舒展了,说话、走路没了前日的犹疑、柔弱……我想起,早中晚,一天三餐算全了,除诞生了点自我满足感外,也有些许遗憾。这似乎永远填不上的遗憾,只能期待下一次了。

时常浮现这样的画面:高挑瘦弱的父亲,腰背微弯,行走在通往溪涧的山道上,几个鱼笱在他身后晃晃荡荡,一条黑狗紧随其后,渐行渐远……

如今,溪水依旧清澈,鱼儿悠游,只是,父亲已经离我而去。我从老家谷仓木壁上挂着的几个鱼笱中,挑选了一个虫眼相对较少的,拂去岁月留下的厚厚尘垢,洗净擦干,带回城里,涂上清漆,作为摆件,悬挂在茶室窗台,竟显出几分雅致。正午的阳光透过交错的竹篾,会在地上垒砌成一个钵的形状。

我很享受这样的静美时光,坐在茶室,喝一会儿淡茶,发一会儿呆,想一想童年与我的老父亲。

“没菜?到溪里捕点鱼回来煮。”常常想起乡亲说的这话,既淳朴又实在,充满山野情趣。

是的,没错,要吃鱼,直接到溪里装,工具是鱼笱。

老家门前的小溪,两三尺宽,四季水碧,湾多潭深,鱼儿肥硕。买渔网要到数十里外的镇上不说,还得花一笔钱,耗工费钱。乡亲们最讲实惠,用缝衣针弯个勾,就地翻石找寻几只蚯蚓作饵垂钓。偏偏,我那性急的大叔大伯们觉得费劲。于是,鱼笱成了乡亲们捕捉溪鱼的首选利器。

制作鱼笱,手艺无需精巧,用锯子锯一截一米多长的竹筒,一头带竹节,一头

然与众不同。他用娴熟的刀工破篾,如同制作茶篓一样,编扎捕鱼笱,这笱和采茶采菇篓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,外形瘦长,篾口有内翻的竹片,鱼儿一旦进入就难以逃离。

和乡亲们制作的简易鱼笱相比,父亲制作的鱼笱容积大,能装到的鱼更多,而且常常能装到筷子长的鲢鱼。那些年,每年春季,父亲都要制作五六个这样的鱼笱,以便这一整年的装鱼。每次随父亲去收鱼笱,都让我怦然心动。记得有一年,鱼笱还装到了一只近两斤重的鳖,卖了几十元钱,那学期,我读书的学费就是靠这一笔钱解决的。

感恩鱼笱。在异地求学期间,我眼前

芒果树

□张族浩

辆,车主一早起来上班,却发现挡风玻璃被坠落的芒果“空袭”了,徒然叹息。

芒果坠落之后,横七竖八地躺在路面,又被路过的车辆一阵碾压,果皮爆裂,果核裸露,果肉爆浆,便常化为金黄色的果泥,黏腻而油滑。散步的路人,一个不小心踩上,脚底一滑,便如初学溜冰者般摇摆欲倒,又或像体操运动员来个劈叉,最后狼狈落地,衣裤和鞋子上皆留下金黄色的斑斑点点,仿佛抽象派画家的即兴涂鸦。

至于清洁工们,便成了“果泥战士”,他

们手持扫帚、铁锹,到处巡查,将泥浆一样黏稠的果肉,铲入垃圾桶,而风干之后的芒果肉泥痕迹,又变成黑色斑驳印迹,很难清洗干净。他们日复一日,与那爆浆的芒果肉泥,似乎要做着“永无休止的搏斗”。

若赶上台风影响,狂风骤雨席卷全城,吹落芒果,一眼望去,芒果大军密密麻麻躺倒一片,突然也有了一种“醉卧沙场君莫笑”的既视感。幽默者忍不住拍照发个朋友圈调侃:台风是来摘芒果的吗?会心者见之,皆莞尔一笑。

对于热爱芒果的人来说,芒果的大丰收是一种“福音”。树下每有芒果坠落,便有人眼疾手快,将尚完好者迅速拾起,装入袋

中。更有专业采摘人士,自带特制的长杆工具,直接伸向高空的树枝收割,瞬间收获了满满一大袋芒果,轻松实现芒果自由。拾回家后,洗净剥皮,生吃、熟吃、蘸酱料吃,汁水四溢,大快朵颐。

此时,对芒果捣蛋的抱怨声、路人捡拾芒果的嬉笑声与喜食芒果人群的咀嚼声混杂一处,奇妙地融汇成交响。芒果树是慷慨的,亦是任性的,它带来绿荫如盖和硕果累累,也带来满地狼藉;它砸痛人的头颅,也将滋味浇灌在人的唇舌之间。

杂学家宣永光在《老宣放言录》中写道:“世界如同一棵玫瑰花,有人想它的刺可怕,有人想它的香可爱。”人世间的很多的人和事,都和芒果、玫瑰一样,让人又爱又恨,它们热情地赠予人们惊喜,却又毫不吝啬地留下各种烦恼。

食事

儿时咸菜香

□郭柯柯

翻动、搅拌,盐粒与菜丝亲密交融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,仿佛就是一场欢快的劳动乐章。

阿嬷把搅拌好的菜丝小心地装进咸菜盆中,一层又一层,动作轻柔而细致,仿佛在对待一件珍贵的艺术品。装满后,她盖上坛盖,双手用力压了压,确保密封严实。那一刻,仿佛连时间都开始了发酵,酿出独特的韵味。

那些菜疙瘩,青翠欲滴。粗盐粒粒,如同夜空中闪烁的小星,它们携手封进这段静谧的时光,静静孕育着味道的升华。

每当饭点,我总会迫不及待地跑到咸菜盆前,看着阿嬷轻轻揭起那坛盖的一角。随着“吱呀”一声,一股熟悉而

又亲切的味道瞬间扑鼻而来,那咸香中带着丝丝甘甜,直钻我的心肺。我兴奋地跳起来,大声喊道:“阿嬷,咸菜好香呀!”阿嬷则会笑着摸摸我的头,说:“小馋猫,慢慢吃。”

那时的我,总爱就着腌制的咸菜,小嘴一口一口细细品味。咸菜的滋味在口中散开,直击心灵深处。每一口,都仿佛能感受到阿嬷无尽的温暖与深深的牵挂。那是爱的传递,在舌尖上跳跃,在心底里扎根。闲时,我也会小心翼翼地捞一根咸菜梗嚼着。

后来我读高小,学校在法石,离家七八里路,我中午在学校里,没去食堂吃。

不仅是我,一起去的小伙伴们也极少有去食堂吃的,因为大多是从小山村来的,家里经济不富裕。我们吃从家里带来的地瓜和咸菜,带咸菜是因为大暑天能放得住,不容易霉。

时光荏苒,阿嬷和阿妈都已离我远去,那座承载了欢笑与泪水的老屋,也渐渐衰败,但月光依旧,年年映照老屋,无声地讲述着过往的故事。

每当月圆之夜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罐咸菜。月光洒在窗前,我仿佛又看到了阿嬷在老榕树下腌制咸菜的身影,听到了那“沙沙”的搅拌声,闻到了那熟悉而又亲切的味道。咸菜不仅仅是一道简单的家常菜,更是心中独一无二的印记,是对逝去亲人的无尽思念,是对那段美好时光的深深眷恋。

天伦

听妈妈唠叨

□邱建岩

蚬仔如果是生的,多半是老妈又不听劝,偷偷下海剖来的。海边礁石剖蚬,几乎要从头到尾蹲坐着,极大损害老人的脊椎、膝盖等部位。老妈身体就深受其苦,那是大半辈子辛劳落下的。现在她坐于我对面,看我美美吞嚼食物,我却抓住她的“把柄”不放,反复地分析利弊,不停地甩出重话……可吃完了饭,自己后悔了。特意回来陪老妈吃饭,反倒成老妈陪我吃饭,还遭一顿说教。

当日晚餐,母子俩才算一起吃饭。这种场景放在过去的四五十年来,似乎屈指可

数,估计也就过年里才有吧。小学毕业前,我贪玩成性,每天四处跑。而父母山海兼劳日夜奔波,废寝忘食是常有的事。所以一家人坐一桌吃顿饭,印象中居然没个影子。后来念初中高中、上大学,都在寄宿,在外工作,聚少离多更是寻常。

当人生走过半,突然醒悟般,有机会我便往老家赶,似乎要填补之前的遗憾。每一次,饭菜都是日常的、熟悉的,但菜色的搭配、咸淡的调理,甚至装盘的讲究,无不透露着老妈在饮食上精致化了,在生活上自我要求高了,我们长时间沟通互动起效果了。

在简单可口美味的饭菜面前,很快勾起我们母子俩的味蕾,也一下子开启了晚餐另一重头戏:听唠叨,就是内敛的老妈憋在心里的话,不加思索、没有顾虑地坦露出来,而我多当作

回首

远去的鱼笱

□李宣华

不带竹节。从不带竹节的一头入刀破片,另一段保持竹节原貌,用竹篾把破片围成喇叭状。然后,在另一端的竹节当中钻一个小小的出水口,一个简易的鱼笱就大功告成了。

到溪流湍急处,用石块垒起一个挡墙,把喇叭状鱼笱放置中间,一旦有鱼儿顺流滑入鱼笱,就再也难以转身。往往不到半天,取出一个鱼笱往岸上一倒,就有半斤以上溪鱼。收三五个鱼笱,就可以美食一顿鲜甜可口的鱼肉了。

父亲是村里有名的篾匠,村民要用簸箕、竹篮、箬篮,都叫他做。他也是乐此不疲,利用夜间或清晨时间奉献自己的手艺。父亲有着上好的手艺,家里的鱼笱自

然与众不同。他用娴熟的刀工破篾,如同制作茶篓一样,编扎捕鱼笱,这笱和采茶采菇篓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,外形瘦长,篾口有内翻的竹片,鱼儿一旦进入就难以逃离。

和乡亲们制作的简易鱼笱相比,父亲制作的鱼笱容积大,能装到的鱼更多,而且常常能装到筷子长的鲢鱼。那些年,每年春季,父亲都要制作五六个这样的鱼笱,以便这一整年的装鱼。每次随父亲去收鱼笱,都让我怦然心动。记得有一年,鱼笱还装到了一只近两斤重的鳖,卖了几十元钱,那学期,我读书的学费就是靠这一笔钱解决的。

感恩鱼笱。在异地求学期间,我眼前

时常浮现这样的画面:高挑瘦弱的父亲,腰背微弯,行走在通往溪涧的山道上,几个鱼笱在他身后晃晃荡荡,一条黑狗紧随其后,渐行渐远……

如今,溪水依旧清澈,鱼儿悠游,只是,父亲已经离我而去。我从老家谷仓木壁上挂着的几个鱼笱中,挑选了一个虫眼相对较少的,拂去岁月留下的厚厚尘垢,洗净擦干,带回城里,涂上清漆,作为摆件,悬挂在茶室窗台,竟显出几分雅致。正午的阳光透过交错的竹篾,会在地上垒砌成一个钵的形状。

我很享受这样的静美时光,坐在茶室,喝一会儿淡茶,发一会儿呆,想一想童年与我的老父亲。

“没菜?到溪里捕点鱼回来煮。”常常想起乡亲说的这话,既淳朴又实在,充满山野情趣。

是的,没错,要吃鱼,直接到溪里装,工具是鱼笱。

老家门前的小溪,两三尺宽,四季水碧,湾多潭深,鱼儿肥硕。买渔网要到数十里外的镇上不说,还得花一笔钱,耗工费钱。乡亲们最讲实惠,用缝衣针弯个勾,就地翻石找寻几只蚯蚓作饵垂钓。偏偏,我那性急的大叔大伯们觉得费劲。于是,鱼笱成了乡亲们捕捉溪鱼的首选利器。

制作鱼笱,手艺无需精巧,用锯子锯一截一米多长的竹筒,一头带竹节,一头

然与众不同。他用娴熟的刀工破篾,如同制作茶篓一样,编扎捕鱼笱,这笱和采茶采菇篓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,外形瘦长,篾口有内翻的竹片,鱼儿一旦进入就难以逃离。

和乡亲们制作的简易鱼笱相比,父亲制作的鱼笱容积大,能装到的鱼更多,而且常常能装到筷子长的鲢鱼。那些年,每年春季,父亲都要制作五六个这样的鱼笱,以便这一整年的装鱼。每次随父亲去收鱼笱,都让我怦然心动。记得有一年,鱼笱还装到了一只近两斤重的鳖,卖了几十元钱,那学期,我读书的学费就是靠这一笔钱解决的。

感恩鱼笱。在异地求学期间,我眼前

时常浮现这样的画面:高挑瘦弱的父亲,腰背微弯,行走在通往溪涧的山道上,几个鱼笱在他身后晃晃荡荡,一条黑狗紧随其后,渐行渐远……

如今,溪水依旧清澈,鱼儿悠游,只是,父亲已经离我而去。我从老家谷仓木壁上挂着的几个鱼笱中,挑选了一个虫眼相对较少的,拂去岁月留下的厚厚尘垢,洗净擦干,带回城里,涂上清漆,作为摆件,悬挂在茶室窗台,竟显出几分雅致。正午的阳光透过交错的竹篾,会在地上垒砌成一个钵的形状。

我很享受这样的静美时光,坐在茶室,喝一会儿淡茶,发一会儿呆,想一想童年与我的老父亲。

“没菜?到溪里捕点鱼回来煮。”常常想起乡亲说的这话,既淳朴又实在,充满山野情趣。

是的,没错,要吃鱼,直接到溪里装,工具是鱼笱。

老家门前的小溪,两三尺宽,四季水碧,湾多潭深,鱼儿肥硕。买渔网要到数十里外的镇上不说,还得花一笔钱,耗工费钱。乡亲们最讲实惠,用缝衣针弯个勾,就地翻石找寻几只蚯蚓作饵垂钓。偏偏,我那性急的大叔大伯们觉得费劲。于是,鱼笱成了乡亲们捕捉溪鱼的首选利器。

制作鱼笱,手艺无需精巧,用锯子锯一截一米多长的竹筒,一头带竹节,一头

然与众不同。他用娴熟的刀工破篾,如同制作茶篓一样,编扎捕鱼笱,这笱和采茶采菇篓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,外形瘦长,篾口有内翻的竹片,鱼儿一旦进入就难以逃离。

和乡亲们制作的简易鱼笱相比,父亲制作的鱼笱容积大,能装到的鱼更多,而且常常能装到筷子长的鲢鱼。那些年,每年春季,父亲都要制作五六个这样的鱼笱,以便这一整年的装鱼。每次随父亲去收鱼笱,都让我怦然心动。记得有一年,鱼笱还装到了一只近两斤重的鳖,卖了几十元钱,那学期,我读书的学费就是靠这一笔钱解决的。

感恩鱼笱。在异地求学期间,我眼前

时常浮现这样的画面:高挑瘦弱的父亲,腰背微弯,行走在通往溪涧的山道上,几个鱼笱在他身后晃晃荡荡,一条黑狗紧随其后,渐行渐远……

如今,溪水依旧清澈,鱼儿悠游,只是,父亲已经离我而去。我从老家谷仓木壁上挂着的几个鱼笱中,挑选了一个虫眼相对较少的,拂去岁月留下的厚厚尘垢,洗净擦干,带回城里,涂上清漆,作为摆件,悬挂在茶室窗台,竟显出几分雅致。正午的阳光透过交错的竹篾,会在地上垒砌成一个钵的形状。

我很享受这样的静美时光,坐在茶室,喝一会儿淡茶,发一会儿呆,想一想童年与我的老父亲。

“没菜?到溪里捕点鱼回来煮。”常常想起乡亲说的这话,既淳朴又实在,充满山野情趣。

是的,没错,要吃鱼,直接到溪里装,工具是鱼笱。

老家门前的小溪,两三尺宽,四季水碧,湾多潭深,鱼儿肥硕。买渔网要到数十里外的镇上不说,还得花一笔钱,耗工费钱。乡亲们最讲实惠,用缝衣针弯个勾,就地翻石找寻几只蚯蚓作饵垂钓。偏偏,我那性急的大叔大伯们觉得费劲。于是,鱼笱成了乡亲们捕捉溪鱼的首选利器。

制作鱼笱,手艺无需精巧,用锯子锯一截一米多长的竹筒,一头带竹节,一头

然与众不同。他用娴熟的刀工破篾,如同制作茶篓一样,编扎捕鱼笱,这笱和采茶采菇篓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,外形瘦长,篾口有内翻的竹片,鱼儿一旦进入就难以逃离。

和乡亲们制作的简易鱼笱相比,父亲制作的鱼笱容积大,能装到的鱼更多,而且常常能装到筷子长的鲢鱼。那些年,每年春季,父亲都要制作五六个这样的鱼笱,以便这一整年的装鱼。每次随父亲去收鱼笱,都让我怦然心动。记得有一年,鱼笱还装到了一只近两斤重的鳖,卖了几十元钱,那学期,我读书的学费就是靠这一笔钱解决的。

感恩鱼笱。在异地求学期间,我眼前

时常浮现这样的画面:高挑瘦弱的父亲,腰背微弯,行走在通往溪涧的山道上,几个鱼笱在他身后晃晃荡荡,一条黑狗紧随其后,渐行渐远……

如今,溪水依旧清澈,鱼儿悠游,只是,父亲已经离我而去。我从老家谷仓木壁上挂着的几个鱼笱中,挑选了一个虫眼相对较少的,拂去岁月留下的厚厚尘垢,洗净擦干,带回城里,涂上清漆,作为摆件,悬挂在茶室窗台,竟显出几分雅致。正午的阳光透过交错的竹篾,会在地上垒砌成一个钵的形状。

我很享受这样的静美时光,坐在茶室,喝一会儿淡茶,发一会儿呆,想一想童年与我的老父亲。

“没菜?到溪里捕点鱼回来煮。”常常想起乡亲说的这话,既淳朴又实在,充满山野情趣。

是的,没错,要吃鱼,直接到溪里装,工具是鱼笱。

老家门前的小溪,两三尺宽,四季水碧,湾多潭深,鱼儿肥硕。买渔网要到数十里外的镇上不说,还得花一笔钱,耗工费钱。乡亲们最讲实惠,用缝衣针弯个勾,就地翻石找寻几只蚯蚓作饵垂钓。偏偏,我那性急的大叔大伯们觉得费劲。于是,鱼笱成了乡亲们捕捉溪鱼的首选利器。

制作鱼笱,手艺无需精巧,用锯子锯一截一米多长的竹筒,一头带竹节,一头

然与众不同。他用娴熟的刀工破篾,如同制作茶篓一样,编扎捕鱼笱,这笱和采茶采菇篓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,外形瘦长,篾口有内翻的竹片,鱼儿一旦进入就难以逃离。

和乡亲们制作的简易鱼笱相比,父亲制作的鱼笱容积大,能装到的鱼更多,而且常常能装到筷子长的鲢鱼。那些年,每年春季,父亲都要制作五六个这样的鱼笱,以便这一整年的装鱼。每次随父亲去收鱼笱,都让我怦然心动。记得有一年,鱼笱还装到了一只近两斤重的鳖,卖了几十元钱,那学期,我读书的学费就是靠这一笔钱解决的。

感恩鱼笱。在异地求学期间,我眼前

时常浮现这样的画面:高挑瘦弱的父亲,腰背微弯,行走在通往溪涧的山道上,几个鱼笱在他身后晃晃荡荡,一条黑狗紧随其后,渐行渐远……

如今,溪水依旧清澈,鱼儿悠游,只是,父亲已经离我而去。我从老家谷仓木壁上挂着的几个鱼笱中,挑选了一个虫眼相对较少的,拂去岁月留下的厚厚尘垢,洗净擦干,带回城里,涂上清漆,作为摆件,悬挂在茶室窗台,竟显出几分雅致。正午的阳光透过交错的竹篾,会在地上垒砌成一个钵的形状。

我很享受这样的静美时光,坐在茶室,喝一会儿淡茶,发一会儿呆,想一想童年与我的老父亲。

“没菜?到溪里捕点鱼回来煮。”常常想起乡亲说的这话,既淳朴又实在,充满山野情趣。

是的,没错,要吃鱼,直接到溪里装,工具是鱼笱。

老家门前的小溪,两三尺宽,四季水碧,湾多潭深,鱼儿肥硕。买渔网要到数十里外的镇上不说,还得花一笔钱,耗工费钱。乡亲们最讲实惠,用缝衣针弯个勾,就地翻石找寻几只蚯蚓作饵垂钓。偏偏,我那性急的大叔大伯们觉得费劲。于是,鱼笱成了乡亲们捕捉溪鱼的首选利器。

制作鱼笱,手艺无需精巧,用锯子锯一截一米多长的竹筒,一头带竹节,一头

然与众不同。他用娴熟的刀工破篾,如同制作茶篓一样,编扎捕鱼笱,这笱和采茶采菇篓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,外形瘦长,篾口有内翻的竹片,鱼儿一旦进入就难以逃离。

和乡亲们制作的简易鱼笱相比,父亲制作的鱼笱容积大,能装到的鱼更多,而且常常能装到筷子长的鲢鱼。那些年,每年春季,父亲都要制作五六个这样的鱼笱,以便这一整年的装鱼。每次随父亲去收鱼笱,都让我怦然心动。记得有一年,鱼笱还装到了一只近两斤重的鳖,卖了几十元钱,那学期,我读书的学费就是靠这一笔钱解决的。

感恩鱼笱。在异地求学期间,我眼前

时常浮现这样的画面:高挑瘦弱的父亲,腰背微弯,行走在通往溪涧的山道上,几个鱼笱在他身后晃晃荡荡,一条黑狗紧随其后,渐行渐远……

如今,溪水依旧清澈,鱼儿悠游,只是,父亲已经离我而去。我从老家谷仓木壁上挂着的几个鱼笱中,挑选了一个虫眼相对较少的,拂去岁月留下的厚厚尘垢,洗净擦干,带回城里,涂上清漆,作为摆件,悬挂在茶室窗台,竟显出几分雅致。正午的阳光透过交错的竹篾,会在地上垒砌成一个钵的形状。

我很享受这样的静美时光,坐在茶室,喝一会儿淡茶,发一会儿呆,想一想童年与我的老父亲。

“没菜?到溪里捕点鱼回来煮。”常常想起乡亲说的这话,既淳朴又实在,充满山野情趣。

是的,没错,要吃鱼,直接到溪里装,工具是鱼笱。

老家门前的小溪,两三尺宽,四季水碧,湾多潭深,鱼儿肥硕。买渔网要到数十里外的镇上不说,还得花一笔钱,耗工费钱。乡亲们最讲实惠,用缝衣针弯个勾,就地翻石找寻几只蚯蚓作饵垂钓。偏偏,我那性急的大叔大伯们觉得费劲。于是,鱼笱成了乡亲们捕捉溪鱼的首选利器。

制作鱼笱,手艺无需精巧,用锯子锯一截一米多长的竹筒,一头带竹节,一头

然与众不同。他用娴熟的刀工破篾,如同制作茶篓一样,编扎捕鱼笱,这笱和采茶采菇篓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,外形瘦长,篾口有内翻的竹片,鱼儿一旦进入就难以逃离。

和乡亲们制作的简易鱼笱相比,父亲制作的鱼笱容积大,能装到的鱼更多,而且常常能装到筷子长的鲢鱼。那些年,每年春季,父亲都要制作五六个这样的鱼笱,以便这一整年的装鱼。每次随父亲去收鱼笱,都让我怦然心动。记得有一年,鱼笱还装到了一只近两斤重的鳖,卖了几十元钱,那学期,我读书的学费就是靠这一笔钱解决的。

感恩鱼笱。在异地求学期间,我眼前

时常浮现这样的画面:高挑瘦弱的父亲,腰背微弯,行走在通往溪涧的山道上,几个鱼笱在他身后晃晃荡荡,一条黑狗紧随其后,渐行渐远……

如今,溪水依旧清澈,鱼儿悠游,只是,父亲已经离我而去。我从老家谷仓木壁上挂着的几个鱼笱中,挑选了一个虫眼相对较少的,拂去岁月留下的厚厚尘垢,洗净擦干,带回城里,涂上清漆,作为摆件,悬挂在茶室窗台,竟显出几分雅致。正午的阳光透过交错的竹篾,会在地上垒砌成一个钵的形状。

我很享受这样的静美时光,坐在茶室,喝一会儿淡茶,发一会儿呆,想一想童年与我的老父亲。

“没菜?到溪里捕点鱼回来煮。”常常想起乡亲说的这话,既淳朴又实在,充满山野情趣。

是的,没错,要吃鱼,直接到溪里装,工具是鱼笱。

老家门前的小溪,两三尺宽,四季水碧,湾多潭深,鱼儿肥硕。买渔网要到数十里外的镇上不说,还得花一笔钱,耗工费钱。乡亲们最讲实惠,用缝衣针弯个勾,就地翻石找寻几只蚯蚓作饵垂钓。偏偏,我那性急的大叔大伯们觉得费劲。于是,鱼笱成了乡亲们捕捉溪鱼的首选利器。

制作鱼笱,手艺无需精巧,用锯子锯一截一米多长的竹筒,一头带竹节,一头

然与众不同。他用娴熟的刀工破篾,如同制作茶篓一样